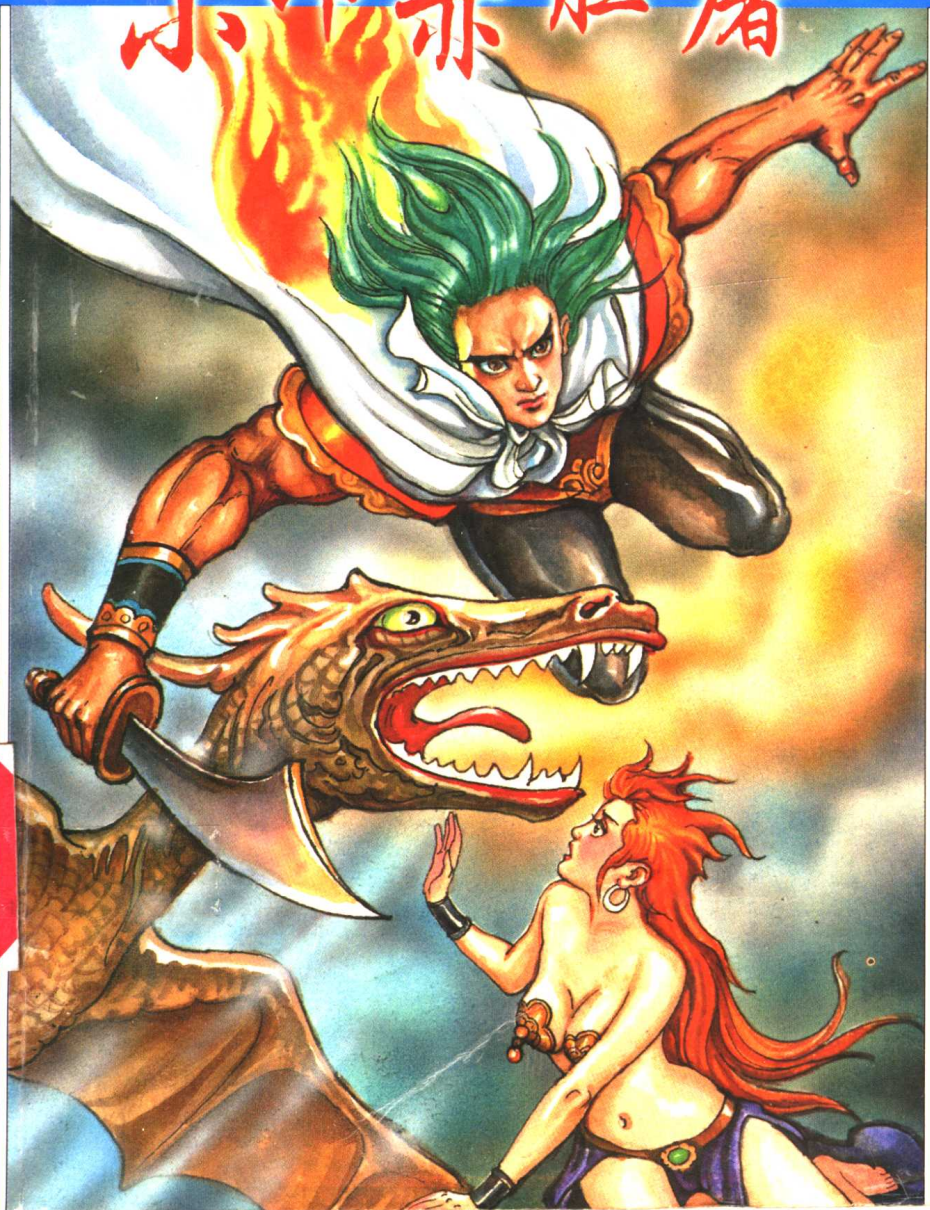


珍藏版

龙胆赤郎武屠

辛弃疾作品集

8



武小郎赤胆屠龙

辛弃疾 著

(上)

陕西旅游出版社

武小郎赤胆屠龙

辛弃疾 著

(中)

陕西旅游出版社

武小郎赤胆屠龙

辛弃疾 著

(下)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 新登字 012 号

责任编辑: 马 珂

封面设计: 怀 宇

责任监制: 刘青海

武小郎赤胆屠龙

辛弃疾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4.375 印张 494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418—1628—0/I·444

(上、中、下册) 定价: 29.80 元

本社出版各类图书, 涉及著作权, 肖像权等权利
责任由编著者承担。如发生此类纠纷, 请直接与编著
者联系, 出版社概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本社图书凡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
刷厂联系调换。

陕西旅游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残害水泊梁山的方腊之子方大雄，与辽金勾结，专门暗害梁山好汉与其后代。武松侄子武小郎率领英雄的后代们，与其作殊死之斗。武小郎和张青的独生女张水柔这对无名有实的夫妻，据守孟州十字坡，与梁山二代英雄的聚集本营横山遥相呼应，搏杀不义，快民之心。最终，武小郎一千人马怒烧了忻州城里的方家大宅和专门与梁山二代英雄作对的飞龙山庄。

目 录

- 一、挂羊头卖人肉、下聘的有阴谋
..... (1)
- 二、武小郎耍活宝、南方客也怕怕
..... (49)
- 三、乌鸦谷歼灭战、侠义心逗差官
..... (96)
- 四、顾史怒杀鞑子、义士义救七美
..... (144)
- 五、十字坡有斗争、义士二救七美
..... (192)

目 录

- 六、奇哥玛她来了、武夷山搬恶煞
..... (249)
- 七、恶煞攻山失利、武小郎整恶人
..... (286)
- 八、伤药毒药妙招、武小郎死又生
..... (334)
- 九、武小郎走杭州、玄天神剑出世
..... (382)
- 十、南京遇卢小玉、女义士入牢笼
..... (429)
- 十一、蓼儿洼义士魂、鲁智深兵器魂
..... (476)

目 录

- 十二、吕道观有飞贼、勇士楚州行义
..... (511)
- 十三、宝刃力救夫人、牛皋遇武小郎
..... (570)
- 十四、勇士火烧宾馆、欺敌施出妙招
..... (617)
- 十五、决斗五鬼坡上、义救道爷危难
..... (665)
- 十六、奇哥玛现原形、狂杀牧马河岸
..... (713)

一、挂羊头卖人肉、 下聘的有阴谋

烈日当头晒，风从东边来，老树遮烈日，树下人自在，就这么四句话，任谁也能体会出那种意境。

武小郎就是那个树下纳凉的人。

树下纳凉有什么自在可言？

别人也许不怎样，但武小郎就不一样。

树下放了一张小方桌，竹皮躺椅放桌边，有一壶不热也不凉的青竹叶茶，还加了冰糖，武小郎眯着一双眼睛把大嘴巴凑着茶碗喝。

这还不说。

武小郎的一只脚还搁在那个女人的大腿上。

那个女人斜目看远方，她还把个大蒲扇慢悠悠的搦着，凉了她自己，可也凉了武小郎。

那个女人当然是张水柔。

武小郎是不会把臭脚丫子搁在别的女人大腿上。

当然啦，张水柔也不会叫不相干的男人把一只脚搁在她的大腿上，如果真有人这么干，八成他不想活了。

这儿名叫十字坡，前八里后七里，十五里内就这么一家

客栈，左十七右十八，三十五里有一半是荒山道，十字坡就是这个原因得名的。

就在这时候，张水柔突然推开武小郎搁在她身上的那只脚，身子猛一起。

“当家的，你听。”

“来了马车呀。”

“是由南边过来的。”

“来的人还真不少。”

这武小郎已与张水柔成了“无名有实”的夫妻了，武小郎者武大郎义子，由武松养大，而张水柔则是张青与孙二娘的独生女，这二人立刻站起来抬头看过去。

果然从山道那面飞驰一彪人马，大马车后掀起尘土飞扬，看过去宛如平地腾起一条滚滚黄龙。

“姑娘，你看这是干的？”

武小郎叫张水柔姑娘，这已成习惯了，就好像张水柔呼叫武小郎相公一样。

二人这般称呼，多少减少一些二人的野性。

“相公，我不知道。”

“那你快回屋里去，准备着迎接这批不速之客。”

“相公，他们不是不速之客，是过客。”

“过客就过客吧，叫他们快准备。”

“准备呀，肉包子一共有两锅热呼呼的还有免费糊涂汤，酒嘛……”

张水柔吃吃笑了。

她还是往屋内走去，尚未到屋门口便大声的呼叫。

“来了，来了，客人来了。”

两个伙计倚在桌边养精神，天热二人袒着胸，上衣衫也未扣起来。

有个伙计走过来。

“几个客人呀，老板娘。”

“一大堆，有车有马。”

两个伙计拍手笑，好像是财神爷上门了。

张水柔端正了衣衫，拉张凳子坐在门后面，她是笑意昂然，就好像谁说的那句话：

“三月天扇子，满面春风。”

果然没多久，十字坡下来了车马队，只不过大车只一辆，八个大汉骑大马。

连同大车上两个汉子，十个人全都穿着浅蓝色短衫裤，骑马大汉带有刀，刀子挂在马鞍旁。

车马停在店门外，八个大汉下了马，不约而同的把马拴在大树下，八个人取了毛巾直抹汗。

有个汉子还大声叫。

“他娘的，真热。”

武小郎走过去。

“爷们一路辛苦了。”

“废话，快热死了，当然辛苦。”

“各位那里来呀，打算去那里。”

“干什么呀，爷们到此打个尖，你调查户口呀。”

武小郎连碰两个软钉子，笑了。

武小郎才不会为几句话生气，他不但笑，而且还弯弯腰，

伸伸手。

“各位，本店有肉包，绿豆稀饭现成的，天气热，爷们大概不会吃酒吧。”

有个大汉道：“每人半斤二锅头。”

武小郎一听，笑了。

这十个大汉拥进屋子里，占据了屋内三张方桌子。

两个伙计忙招呼，先把肉包子送上桌，每人一碗绿豆稀饭之外，又送上每人半斤二锅头。

几个汉子抓起包子吃起来，有个汉子用鼻子闻了又闻，道：“你们这是什么肉？”

屋子里张水柔走到二门后，立刻提了一张羊皮走进来，她还用手拍着硬梆梆的羊皮，笑道：

“爷们，这是羊肉呀，羊肉免不了有腥膻味的呀。”

武小郎站在门边吃吃笑，仿佛十分欢迎这批客人上门照顾他的生意。

门外面，大树下的大车传来马蹄声，武小郎一看之下他冷笑了。

武小郎为什么会冷笑？

武小郎不说谁也不知道。

屋子里，有几个汉子吃了酒又喝稀饭，其中一人向武小郎招手，道：

“过来，过来。”

武小郎笑呵呵的走过去。

“爷，你吩咐。”

“你这是稀饭呀。”

“绿豆小米稀饭呀，天热喝了挺消火的。”

“一碗几个绿豆，娘的，稀里叭啦的小米也能数清楚，这是稀饭呀。”

“爷，你可曾听过人们说的那句话了吗？”

“什么狗屁倒灶话。”

“物以稀为贵呀。”

“哈，”有几个人听了笑起来。

那汉子一瞪眼，叫道：“这句话你用到这儿了。”

武小郎拍着两手，道：

“爷，你们还不清楚吧，喝我的稀饭不用钱，只算你们的包子与酒钱。”

那汉子吃的一笑，道：

“那行，咱们每人喝你三大碗稀饭。”

“喝十碗也行，咱们只要在锅里加水就行了。”

“他娘的。”

张水柔手持酒壶为客人们斟上酒，她媚笑着。

“爷们这么热天，要赶去那儿呀。”

有个汉子冲着张水柔露齿笑。

“娘们，你若去沧州，大车我载你。”

张水柔对武小郎道：“相公，人家是去临清的。”

那汉子却对武小郎一瞪眼，而临清就在十字坡西南没多远。

也许这批人真的在赶办大事情，没多久便一拥出了门，在桌上放了一锭银子五两重，算是付了帐。

于是，八匹马押着一辆大车咕哩隆咚冲上了大道，走的

叫人以为他们是在逃。

武小郎看着这批人去远了，他站在树下开了口。

“兄弟，来了就下来吧，窝在树上干什么。”

“哗啦啦”一声响，从浓密的树上跃下一个矮而壮硕的汉子，这人双足沾地便哈哈笑了。

这个人的手上还提了一个锦缎包袱，很是得意。

“武哥，哈。”

“时家兄弟呀，原来是你呀，快跟我到屋里去，咱们屋里好说话。”

原来那人不是别人，时九子是也。

时九子他爹便是有名的“鼓上蚤”时迁。

二人走进屋子里，迎面张水柔笑道：

“时家兄弟呀，大热的天，你这是去哪儿呀？”

时九子把手上的锦缎包袱提起来。

“嫂子，你瞧这个。”

“这是什么呀。”

“十二斤重纯金首饰大全套，哈。”

武小郎道：“好兄弟，原来你在暗中跟踪那辆大车许久了，直到今天才下手。”

张水柔已命伙计快把吃的送上桌。

时九子道：“武哥呀，坐下来，你听小弟我慢慢说，说出来叫人不快活。”

武小郎却叫时九子先喝上两碗下了冰糖的绿豆汤，再吃一盘真正羊肉包子还是灌汤的。

张水柔知道时家兄弟跑路饿的慌，用凉水冲了一碗凉面

浇蒜汁送上桌。

“吃吧，兄弟，吃完了你慢慢地说。”

武小郎却手按锦缎包袱在发呆。

时九子先是吃个饱，拍拍肚皮笑了。

笑着，他忽然把锦缎包袱打开来，只见是一个红木盒子还上了锁。”

那锁也是金黄色，时九子用力扭，卡的一声把金锁扭开了，他拍着红木箱子，道：

“武哥，嫂子，就这一套首饰玩了不知多少人家的大姑娘。”

说着，他把小箱打开，哎呀，金光四射，霞光万道，照的人也眼花了。

只见那手镯项链各两对，耳环金坠还镶玉，珍珠坠子半斤重，压箱的金元宝有四个，戒指一共有八只，福禄寿喜全有了。

张水柔看的口中发出啧啧声。

武小郎看的伸舌头，伸舌头吧，他还用舌头舐双唇，一双眼睛也张大了。

两个伙计也过来看，看的直瞪眼。

时九子却吃吃笑了。

“兄弟，你说说，我听听，这么多首饰干什么的，怎么害了许多大姑娘。”

时九子拍拍身边椅子。

“嫂子，你也坐下来，兄弟我一说，你二位就会知道这些首饰害人精。”

张水柔双目仍然盯着一盒首饰看，屁股一扭坐下了。

时九子先是咬咬牙，这才猛吸一口气，英雄本色先露出来，口中搓搓牙。

“上个月，我奉山寨李大哥之命去忻州城办事，大街上我遇到刚才的那彪人马。”

“他们是谁的人马。”

“忻州城中有个方大户，忻州城他们的势力也最大，官家也怕他方家七八分。”

武小郎冷冷道。

“官家不是怕，必是他们双方有勾结。”

张水柔猛点头。

“对，必是有勾结，要不官家会怕谁呀。”

时九子顿了一下，又道：“二位兄嫂是知道的，忻州与临清隔道山，临清姑娘柔又美，忻州男人最凶悍，那姓方的黑白两道他吃定了，忻州城开了一家妓馆，专门应付忻州有银子的人上门。”

他咬咬牙，又道：“开了妓馆需女人，方家的妓馆中全是最美的女人。”

张水柔道：

“兄弟呀，你发现什么了？”

“我在忻州找一位叫宋顺儿的兄弟呀。”

“宋顺儿是谁？”

“横山得了消息，宋二叔宋清有个儿子流落在忻州城卖艺，兼卖英雄大力丸药，日子过得苦，李大哥派我去找这宋顺儿。”